

陳詩欣叛逆逃家 讓教頭老爸成長

本報記者黃顯祐、王樹衡

奧運金牌女將陳詩欣，在奧運起源地雅典贏得台灣七十二年來第一面奧運金牌。金牌加身讓她忙著為各項活動當代言人、貴賓，她成了「明星」。但她不會迷失在金牌的耀眼光芒裡，因為陳詩欣早在青澀歲月，以一「橫槓西施」在社會冒險，見識過社會粗獷的真相。

父親陳偉雄是奧運首金最大的推手。他手持長棍（詩欣口中的「聖旨」）管教女兒，但高壓管教讓少年詩欣曾經收起道服，決心離家出走。寧願到社會中獨力討生活，女兒的叛逆讓嚴父反省，他不再祭出「聖旨」，反而塞給女兒一本存摺，要她好好照顧自己。女兒離家三年讓陳偉雄「成長」，看見父女之間的鴻溝，並重思「望女成鳳」的意義。

一個學習如何做父親，一個嘗盡社會冷暖，離家三年後，帶著遺憾返家為父親慶生的女兒，再度站上跆拳道場，再度飛揚所向無敵，終於在奧運場上，父女共償夙願。奧運金牌背後，是這對父女相互磨練的成長路。

以下是「金牌父女」的相對論：

嚴父兼嚴師

詩欣總是第一個挨打

問：在學跆拳道過程中，父親很嚴厲嗎？
陳詩欣（以下簡稱「欣」）：爸爸教跆拳道時會打人。他有一根棍子，我們都叫它「聖旨」，只要「聖旨」被請出來，我們心就涼一半。我是家中長女（後有兩個妹妹），所以爸爸的「聖旨」總是第一個落在我身上，而且爸爸總是說，先「示範」教訓自己的女兒。因此我被打得最慘。「聖旨」被請出來的原因，大多是沒有禮貌、下課不敬禮、喊口令喊得不夠大聲、練習時汗流得不夠多、練習不努力等等，那時的感覺是爸爸存心找碴；有時是有人嚼口香糖、喝飲料、吊兒郎當的，爸爸就會說：「去！去做伏地挺身！」然後把「聖旨」請出來。

我還記得有一次，他叫我們在塑膠針氈上面做伏地挺身，如果做不好，手沒有彎下去，他就會打，針氈刺得好痛，我有時恨死父親了，因為被打得很莫名其妙。



看著「聖旨」長大

↑詩欣曾痛恨嚴父手上這根「聖旨」。
記者唐那威／攝影
←穿著跆拳道服的小詩欣，可愛得很。（陳詩欣提供）



女兒接道館？怕她打跑學生

詩欣「恐怖」教學不輸老爸 出國念書計畫不變 不會進演藝圈

奧運奪金後，陳詩欣的行程滿檔，陳偉雄也忙著安排女兒的行程，但詩欣的曝曬率雖超高，以學業為主的信念一直沒變，未來的規畫也沒有改變。

問：近來詩欣的人氣超強，會朝演藝界發展嗎？父親的看法呢？

欣：把我的故事搬上螢光幕，我不會反對，但我不會朝演藝事業發展，我還是喜歡念書，明年碩士到手後，出國讀書的計畫不變，主攻運動生理學。

因為我在台北體院讀研究所後，徐台閣博士的科學訓練改變了我，讓我了解生理研究對運動員的重要。

雄：我當然支持她上進，畢竟跆拳道才是她的本業，她一定要貢獻自己的所長。我支持她以科學方法協助跆拳道選手，或是其他競賽類型的選手，但是我目前不想讓她接下我的道館，她比我更恐怖（詭異地笑）。

問：爸爸這樣說是什麼意思？你的教學更可怕？

欣：沒有啦。可能是我的個性比較直，要求也比較高，有一次我到道館教學生，我打得比爸爸外，比當年請「聖旨」更厲害，爸爸嚇得我不要踏進道館一步，以後寧願請妹妹到道館教學生，也不會請我。但是我要聲明，打學生可不是小時候被打怕了的反射動作。

雄：是啊。時代不同了，「聖旨」雖然一直保留著，但我盡量不用，現在是愛的教育，兒女都是父母的寶貝，我擔心她把學生打跑或踢跑，所以她朝科學研究方向邁進，像徐台閣一樣，這樣比較好。



雄：我要求功課，又要去啦。（欣：第一次聽到爸爸問：詩欣的成就就是這道傳是「聖旨」下出高徒？

雄：她成功是性格因素，加上老大的領導氣質。她還是天生好手。

欣：我雖然很愛哭，但個跆拳道很執著，做一件事從國一開始，就很佩服爸爸做事度。

要金不要銀

左訓中心是第

問：詩欣很小就當國手，訓中心集訓，會害怕嗎？

欣：相當國手，就要比賽牌，到了國中訓練更積極，運天下無敵手，加上我這個感，只要是「金」的我都有。



雅典奧運發揮殺傷力(右)的陳詩欣，陳詩欣(右)的無影攝影。本報記者侯永全攝影。

雄：我要求功課，又要求跆拳道，是很不合理。(欣：第一次聽到爸爸這麼說！)

問：詩欣的成就是遺傳爸爸的跆拳道基因，還是「聖旨」一下出高徒？

雄：她成功是性格因素：擁有不服輸的個性，上老人的領導氣質。她穿起道服，我就知道她天生好手。

欣：我雖然很愛哭，但個性和爸爸很像：都對跆拳道很執著，做一件事情就是勇往直前。打從一開始，就很佩服爸爸做事的精神和處事的態度。

要金不要銀

左訓中心是第二個家

問：詩欣很小就當國手，而且入選後到高雄左訓中心集訓，會害怕嗎？爸爸會擔心嗎？

欣：想當國手，就要比賽啊。因為國小就拿金牌，到了國中訓練更積極，所以比賽幾乎都是踢天下無敵手，加上我這個人對金牌有莫名的好，只要是「金」的我都有興趣，「銀」的我可

不要。不過，當我國一第一次選上培訓隊進入左訓，因離家遠，人生地不熟，第二周後，就打電話給爸爸，說我不要待在那裡，爸爸就來接我回去。

隔了一年又選上培訓隊，已經是國二，而且一回生、二回熟，所以再進左訓就沒有恐懼感，反而覺得好玩，左訓就成了我第二個家，我幾乎都待在那裡。

雄：只有金牌的選手才能出國比賽，銀牌雖可培訓，但培訓就是陪人家練，最後還是人家出國比賽。或許是這個觀念影響她。

在左訓有其他教練教，可以吸收武林各大門派，對她也是好事。

孤獨與壓力

甩開跆拳道離家出走

問：詩欣高中時，在巴西贏得第二次世界盃冠軍後，應該是很光榮的事，為何會離家出走呢？

欣：優秀選手都是比較孤獨的。十六歲第二次贏得世界盃冠軍，許多大學生選手不敢接近我，也不好意思跟我一起練習。

孤獨與壓力無法調適，再加上離家後愛玩，及好奇心的驅使，有時也會想起自己沒有童年的可憐，所以就藉釋放一下，才會放棄一切離家出走，甩開跆拳道，到台中展開新生活。

雄：(思考一下)我想是從小到大給她太大的壓力吧，女兒會離家出走，我也有責任。女兒會對我說她壓力很大，我却只是簡單回應：「因為妳有成績，所以我才特別要求妳。」沒想到父女有那麼大的代溝。她離家後，彼此都拉不下面子，我想，利用那段時間緩和父女關係也好。

欣：這段期間，我們還是會碰面或是通電話，但不知要聊什麼，而且我不想回家。我一直找發洩管道，釋放比賽、練習、家庭的壓力。

雄：雖然碰面，但她都沒說要回來，我也沒要求。

靠自己過活

當小妹還當檳榔西施

問：詩欣那段日子怎麼過，做些什麼？父親知道嗎？

欣：我把道服都收起來，放在左訓中心，就是不要靠跆拳道過生活，想要自力更生。做了很多工作，當小妹，還有當檳榔西施，我設定要存五十萬元的目標。

拿到第一筆收入，當然很高興，馬上存起來。我的目的就是存錢，所以不會亂用，三餐省吃儉用，吃饅頭、麵包等。

大家對「檳榔西施」印象是穿著清凉，但我的自尊心很強，不可能穿著薄紗，我都是穿牛仔褲、T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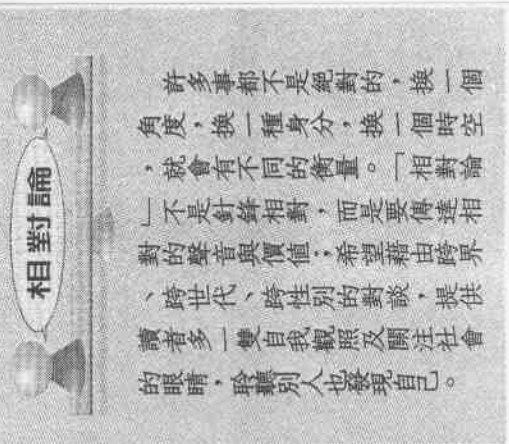
至於傳言到酒店上班，都是無稽之談，可能是某個教練傳的吧。我想不必理會，只要對得起自己良心就好。

其實經歷那段日子，只要想到家就哭，因為我很愛哭。離家日子不是想像中的海闊天空。

三年後回家

發現老爸居然改變了

雄：我也會託人交給她一本存摺，固定時間存一點錢。(欣：我不會動用的，而且那麼少錢！)她說沒有動過就沒有動過，這些錢只是讓她備用著。(小聲笑笑地說)她還是有用啦。



相對論

許多事都不是絕對的，換一個角度，換一種身分，換一個時空，就會有不同的衡量。「相對論」不是針鋒相對，而是要傳達相對的聲音與價值；希望藉由跨界、跨世代、跨性別的對談，提供讀者多一雙自我觀照及關注社會的眼睛，聆聽別人也發現自己。

問：離家三年，最後怎麼回家的？父親很意外嗎？

欣：就是爸爸生日那一天，我帶著蛋糕，在外面掙扎很久，一直徘徊，最後還是走進家門。

重點是由叛逆期走出來了，當天在台中把所有事情都結束，什麼都沒帶，只帶著一顆心回來——當然還有五十萬元的存款！

雄：回來就好！這三年我也成長不少。為了她，我參加一些成長班，學習了解新時代的想法，體會女兒的心情，如何做個稱職的父親。

問：那段日子給你的最大收穫是什麼？父親的感覺呢？

欣：是充實了社會經驗。常聽人說外面多麼恐怖，當我去接觸時，我覺得一定要自律，變壞是自己的問題，你要知道自己姓什麼、叫什麼，我很慶幸沒有走錯方向。這三年我看到父親的改變，這也是很好的收穫。

雄：我常常想，詩欣小時候是因「聖旨」害怕，但國二到左訓中心後，我也沒對她講過「聖旨」了，但一下子太鬆手，她呼吸到自由的空氣，又交到一些朋友，才會離家出走，但這三年的歷練，讓她學會思考自己的未來。

程滿的行程，以未來為國爭光的機會少了？

欣：我現在最主要目標是先拿到碩士，再念博士；明年東亞運、後年亞運、四年後的奧運，是不是繼續穿道服參賽，我還不確定。

雄：未來幾年她要不要出賽的問題，凸顯國內培育動員的斷層問題，詩欣及朱木炎奧運奪金後，掀起國內練習跆拳道的風潮，但那麼多學員中，選材是相當重要的，有優秀的人才，才能延續佳績。

問：你們覺得國內跆拳道發展的未來性如何？

欣：我想培訓制度很重要，我雖然是由爸爸啟蒙，但高雄左訓中心的長期培訓也奠定基礎，而且南韓、伊朗等外籍教練給我幫助，加上運動科學，雅典奧運跆拳道開出紅盤都與這有關；但展望未來的亞運、奧運，如果這些工作停頓，佳績是難以維持的。「雄哥」黃志雄退休後的接班人呢？我和朱木炎的呢？這些都要體委會等單位充分配合，光靠基層教練是不夠的。

雄：我想教練素質的提升是第一要務。一九八八年漢城奧運及一九九二年巴塞隆納奧運的跆拳道示範賽，我們曾有亮麗成績，但四年前雪梨奧運，我們攻金計畫失敗，經過四年的檢討與反省，才有今年的成績，這絕對與選材及教練培養息息相關，但我認為教練素質還要不停地提升，才能趕上國際。

你想想看，我們算是跆拳道發展較早的地區，但跆拳道列入奧運後，各國投入訓練的選手增多，奧運的許多歐、美選手都有南韓教練的影子，所以四年後的奧運難度一定比今年更高，如果沒有持續培訓計畫，加強教練的素質，北京奧運很難維持現在的榮景。

	陳詩欣	67年11月16日	天龍座	台北體院運動科所研二	珍惜永遠	實現夢想 (每項比賽都係金!)	我愛你(我一點都不出口，當個說感覺有些惡心，請幫我罵罵的)；辛苦了(這一句我常說)
	陳偉雄	44年4月10日	牡羊座	師大附中	培養奧運金牌選手 (我做到了)	一直教跆拳道	快樂樂業地生活



金牌父女檔

台灣第一面奧運金牌，同時圓了陳偉雄與陳詩欣父女畢生的願望，也實現台灣民眾的夢想。記者唐郡威/攝影

側記

人紅邀約多 學怎麼婉拒

本報記者黃顯祐、王樹衡

陳詩欣由雅典奧運回來，成了大忙人，各種邀約不斷，想請她與父親陳偉雄對談心路歷程，卻一直無法敲定時間；直到雙十國慶前一天，陳詩欣應邀到馬祖為連江縣運跑聖火，緊盯她一天，她反覆翻著記事本，終於決定日期，這已是等了近兩個月。

幾乎成了女兒經紀人的陳偉雄說：「沒辦法，奧運金牌是史上第一次，大家都沒有經驗，我們也在學習。」他們父女學習如何應答，如何安排外界不斷的邀約，如何選擇活動出席，當然也學習如何婉拒。陳詩欣說：「大家都以我為榮，開口拒絕，有時會不好意思。」

陳偉雄索性將邀約的前置作業交給全國跆拳道協會。在父女對談過程中，陳偉雄又接到跆拳道協會的電話，他在電話中說：「有時真的很難，我們會全力配合啦。」這句「全力配合」，陳偉雄由九月初踏進國門的那一刻起，不知說了多少次。

陳偉雄說，各地邀約不斷，盛況曾經是「回來近一個月了，連自己開的道館都沒有時間踏進去」。

陳詩欣雖然行程滿檔，但陳偉雄自豪地說：「她以不荒廢課業為主，盡量選擇公益活動，偶爾應廠商邀約，也只是出席記者會，不當代言人。」陳詩欣日前參加金門縣運，奧運前單「飛躍的羚羊」紀實覺得詩欣珍惜羽毛，「我希望她的形象能繼續維持」。

即使行程再滿，陳詩欣依然保持笑容，在機場、飛機上，被旅客認出後要求簽名，陳詩欣都大方允諾，沒有奪金後的驕氣，也沒有任何不耐煩。陳詩欣說：「有時雖然很累，但我跟爸爸一樣，都全力配合。」

陳詩欣的高人氣，多少顯示台灣對奧運金牌的渴望，也是對英雄的崇拜；但陳詩欣也成熟地提出疑問：黃志雄之後，朱木炎和陳詩欣之後，後繼有人嗎？體育人才斷層問題，比眾多邀約、代言、剪綵更重要。

對談中陳詩欣偶爾打著哈欠，看在陳偉雄的眼裡有些捨。陳偉雄說：「我擔心她有時太累了，休息時間實在不夠。」但他們父女不知這股超人氣會延續多久，只有抱著學習的精神繼續往前。